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周雲翢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

天官冢宰第一之三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賈疏下云以宮刑憲禁于王宮糾猶割也察也賈疏事已發者依法斷割之未發者審察之

葉氏時曰小宰貳大宰首王宮之刑禁蓋侍御僕從一有

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蠱惑君上而生心害政故宫刑雖以為王宫之禁而實以格君心之非湯制官刑儆於有位三風十愆備及於宫室之隠微伊尹引以為訓而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正此義也　王氏詳說曰凡者總辭凡宫則王宫后宫總在是矣

案王宫之政令宫正宫伯所掌及膳夫以下凡在宫有職業者皆是也政令有不如式者糾禁之其六宫

之入王宫者糾禁亦及焉宫禁之法士師所掌而小
宰治之如所犯者大則以歸於士可知也此職云正
歲以宫刑憲禁于王宫内宰職云正歲憲禁令于王
之北宫而糾其守然則后宫雖總統於小宰而實專
司於内宰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司寇五刑無宫刑以小宰建之
也士師職亦有宫禁者宫禁掌於士師而治之者小
宰也

案冬官亡小司馬闕四官之貳皆專掌一事為正所不兼故首列之小宰之宮刑小司徒之教法小宗伯之神位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是也六典皆大宰所建而小宰小司徒復言建者見其所專司也小宗伯之神位亦曰建者以其為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之首事也惟小司寇不言建蓋外朝之位敘進而問之儀一定不移無所為建耳太史通古今明天道達人事故與大宰同曰建六典凡言建者蓋與其長

審定其法而後施之非直明布告之而已小宰所以
建宮刑者以治王宮之政令而習察其情事也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正義鄭氏衆曰貳副也　鄭氏康成曰逆迎受之賈疏迎受而句考之以知功過所在也
賈氏公彥曰大宰有九職小宰不掌其貳者九職任民使之出貢則小宰亦貳之
易氏祓曰大宰以典法則總治體小宰則執其貳以

察奉行之實大宰以貢賦式制國用小宰則執其貳以察均節之宜所以為治官之貳

案大宰職賦先於貢者論斂政之次第則由內而達外也此貢先於賦者綜財用之大凡則舉遠以及近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大宰大史司書掌其正小宰司會掌其貳小宰大史司會皆言逆者所治在大史則大史逆之所治在司會則司會逆

之所治在小宰則小宰逆之也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

正義鄭氏康成曰叙秩次也謂先尊後卑　賈氏公彥曰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　呂氏祖謙曰左傳作執秩以正其官秩叙不正其餘皆亂

通論鄭氏伯謙曰攷之諸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叙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則有胥以治叙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歲終必均其叙內

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叙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叙下而里宰合耦於耡亦行其秩叙葢治衆必有叙乃不紊亂故小宰以六叙正羣吏為先

鄭氏鍔曰經言羣吏有自大夫以下言之者有自士以下言之者有總六屬之吏言之者如司會逆羣吏之治自大夫以下言之也宰夫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自士以下言之也大宰大計羣吏之治與此六叙正羣吏則總六屬之吏言之也葢大宰所大計

者非一官之吏而小宰所正者凡在官府之羣吏也

一曰以敘正其位

正義王氏昭禹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是也

案正貳司旅之位尊卑顯然似無所用其正而六敘首列之宰夫正位並上及於王盖必朝位先正而後可以叙進其治也其中或以三公兼六卿則以六官為叙若顧命畢公之班在四毛公之班居末之類是

也他如鄉遂之吏與王朝士大夫爵同而班必異三等之國其卿大夫同而國異則其班亦異叅錯不齊尤不可不正也

二曰以叙進其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功狀也　王氏應電曰復逆白事有輕重緩急不得攙越即宰夫叙羣吏之治也

三曰以叙作其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各官職事有大小遲速當率作申

戒也　陳氏傅良曰以叙作其事如今日治朝諸侯事則朝事在前其他且後今日治祭祀事便祭事在前其他又後

案所謂作者如祭祀賔客㑹同軍旅田役或留治官中之事或作以從王以叙然後勞逸均而無爭競退諉之獘

四曰以叙制其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禄之多少　王氏應電曰攷其

勤惰工拙為之下上其食若宮伯月終均秩是也

五曰以叙受其會

正義賈氏公彦曰會謂歲終進會計文書　王氏應電曰即下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賛冢宰受歲會也　王氏昭禹曰有會其財用者大宰歲終受其會及此經是也有會其治者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是也有會其食者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是也

六曰以叙聽其情

正義鄭氏康成曰情爭訟之詞　陳氏傅良曰以叙聽其情如一人辭畢再聽一人

案情或身家之私或職業功緒有當以情白於上者皆是

總論陳氏傅良曰六叙舊說但以尊卑言不知其中有先後緩急　王氏應電曰朝廷莫如爵故正位為先王視朝則聽治故進治次之事不戒則治無功故作事次之事有繁簡則食有豐嗇故制食次之事成

則有要會當受其會事未安則有所關白當聽其情
六者並以敘正之斯無爭先越次而致有不肅者矣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正義賈氏公彦曰官盛任使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
之邦治始得舉也
總論郝氏敬曰此以下六條即大宰八法中事大宰
提其要小宰治其詳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長知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賈疏膳夫食官之長則庖人內外饔亨人諸職有事皆來諮白膳夫小事則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為一官賈疏宮人掌舍無大事無長官可諮自專行事　案專達當兼有長與無長者　干氏寶曰達決也　賈氏公彥曰注舉天官之顯者言之也其餘若大府則治藏之長司市則市官之長大司樂則樂官之長司甲則司兵司戈盾之長此類甚多　李氏叔寶曰大事從其

長示有所統一而小事專達則在下者亦得以自盡其才

案天官之屬教禮政刑事五典之綱維無不統焉王畿侯國六服四裔之政令無不行焉其切於王身者獨起居游燕飲食衣服左右暬御之事耳劉氏彛項氏安世乃謂天官六十皆王者所用以自治偏而不舉矣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　王氏昭禹曰唐虞之世其事簡故建官惟百夏商事漸繁故倍之至周則禮樂政刑法制大備故增為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不舉　陳氏傅良曰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五冬官雖亡約略相近皆曰其屬六十舉成數耳

王氏應電曰六官之下有各司之長若天官之膳夫大府各司之下有分司若膳夫之庖人內饔大府之內府外府有大事則分司承命於各司之長各司之長承命於六官之長而無敢專行其小事則各司之長專之而六卿有弗與或分司專之而其長亦弗與也蓋大事而弗從其長則政出多門小事而不專達則大臣以多事自敝下僚賢者不得盡其才不肖者得以推諉藉口二者皆非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正義賈氏公彦曰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　王氏與之曰制為成書則曰典待人而行則曰職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正義賈氏公彦曰治職以平為義云節財用者亦以制國用故也　鄭氏鍔曰六職言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盖六職本官府之職也

案萬民何以均管子曰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此周公精意寓於九職任民之中以為富教之基本者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皆原於此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賈疏遺人職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安之賈氏公彥曰萬民典曰擾職則曰寧者擾為馴馴則寧

也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正義王氏安石曰禮典禮職皆曰和邦國諧萬民者禮者體也體定則禮典之為書禮官之為職不能有所加損也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正義王氏昭禹曰政典於邦國言平政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服邦國　賈氏公彦曰服由於平服

亦平也　鄭氏康成曰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貢各以其所有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詰欺一反

正義王氏安石曰刑典刑職皆曰詰邦國糾萬民者刑者侀也侀成也故刑典之為書刑官之為職無所加損焉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正義王氏昭禹曰事典曰生萬民生者使之蕃息也

事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養萬民事職以生百物終以此知事典乃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易氏祓曰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故曰以生百物王氏與之曰百物雖生於土必四民各安其居地利不失其時然後生長繁殖物物皆遂

案大宰所建之六典即小宰所辨之六職六典所以治官府百官六職不覆列者以職即官府之所守也

六職所謂節財用懷賓客事鬼神聚百物除盜賊生

百物皆典之所該也故於典略之而職則詳焉治典曰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職則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何也有經邦國之典奉職者守經而不失使各得其分願則邦國所以平也有紀萬民之典奉職者循紀而不違使各致其力庸則萬民所以均也教典曰以安邦國以擾萬民職則曰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何也邦國式於教而安無異義也上之施教曰擾故於典言之民能服教則寧故於職言之政典曰以平邦國

以均萬民職則曰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何也平者輯大字小而無所私故於典言之服者建威銷萌而不敢犯故於職言之均者賦役有式番代有常故於典言之正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於職言之事典曰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何也邦國承其事而富無異義也生則著其所以生之理故於典言之養則備其所以養之事故於職言之春秋二官典與職無異辭者禮有常經刑有彝叙邦

國萬民守典奉職無異義也治職平邦國均萬民與政典同辭者政典就軍旅一事而言治典則兼禮教刑政而言也六典及六職皆不及都鄙者以邦國該之所以治官府萬民者邦國都鄙之所同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正義賈氏公彦曰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邦治得會合　劉氏迎曰賓祭凶荒軍旅田役體大事繁用人最多故必聯事以合治　王氏應電曰必合聯然後

互相補察人可遞代而事無不舉

繫朝廷之有百官猶人身之有百體臂動而指隨股行而踵舉右有所事左必繼之耳有所聞目亦注之運動屈伸不假指揮而無不如意則官聯之謂也

通論葉氏時曰先王以六職辨邦治則事權不混以六聯合邦治則傳衆力以相成所以内外相維大小相統而無曠䘏也

一曰祭祀之聯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司寇奉明水火此所謂官聯其謂奉豕者其司空與　王氏昭禹曰大宰眡滌濯而大宗伯亦宿眡之五官共六牲而小宗伯毛六牲而頒之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小宗伯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若此類皆祭祀之聯事

二曰賓客之聯事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朝覲會同大宰贊玉幣玉獻大司徒令野修道委積大宗伯為上相大司寇前王案大司馬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亦賓客之聯事王氏昭禹曰小宰贊祼將而小宗伯以時將瓚祼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大行人亦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大宗伯為上相而小行人將幣為承擯宰夫掌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陳數而掌客亦掌牢禮餼獻飲食之陳數凡此類皆賓客之聯事

綮國語單子稱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徒具徒司馬陳芻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其餘關尹門尹甸人膳宰天官之屬也宗祀春官之屬也葢六官皆有聯事焉

三曰喪荒之聯事

正義鄭氏衆曰大喪大宰賛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　王氏應電曰司徒屬六引遂人屬六紼而宗伯主喪禮司徒主荒政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士

師治以荒辯之法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皆

喪荒之聯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

正義賈氏公彦曰六軍軍將皆命卿田役亦然大軍

旅大田役司徒以旗致萬民大師司馬建大常比軍

衆皆軍旅之聯事　王氏應電曰大宗伯主軍禮小

宗伯肆師皆在軍中

五曰田役之聯事

正義王氏昭禹曰大田役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鄉師出田法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大役則帥民徒而至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作田役大司馬掌蒐苗獮狩而大役則與慮事而屬其植受其要士師掌田役之禁若此類皆田役之聯事

六曰斂弛之聯事弛式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弛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賈氏公彦曰大

宰掌九職九賦九貢司徒制貢小司徒令貢賦皆是

六聯不言朝覲會同賓客中兼之　王氏昭禹曰

大宰掌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斂之聯事也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而鄉大夫國中貴者之類皆舍征弛之聯事也

案六聯惟斂弛事不紛然賦稅地官之事也而受法於司書入於大府則天官亦有事焉征役之施舍亦地官之事也而國政不及國子凡國之政事諸子存

游倅則夏官亦有事焉

凡小事皆有聯

正義賈氏公彦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之類是也　王氏昭禹曰非是六者皆小事也

通論毛氏應龍曰凡六官之屬亦各與其六十屬之同官為聯如膳夫之屬庖人內外饔亨人自為聯酒正之屬酒人漿人為聯　葉氏時曰周官聯事之意不特六職也在鄉則比閭族黨州為聯在遂則鄰里

鄰酇縣為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朋友惟聯而後骨理相湊脉絡相通而合天下為一家之氣象可見矣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正義賈氏公彦曰八者皆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以經紀治政也　王氏昭禹曰事為之制物為之防終始皆備其法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經邦治司寇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是也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政先鄭如字今依後鄭音征比毗志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八事皆曰聽者以有爭訟也　鄭氏康成曰政謂賦也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　鄭氏衆曰役謂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為伍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賈疏即司徒職五家為比出軍則五人為伍

案征即鄉大夫職皆征之之征其有不當征而征不當舍而舍者有爭有訴則聽之者必以比居為證也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正義鄭氏衆曰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遂人職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黄池之會吴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賈疏吴語吴晉爭長吴人令曰伏兵甲陳士卒百人為徹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稽名籍也先鄭謂計謂擄名籍計之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正義鄭氏衆曰版户籍圖地圖也聽地訟者以版圖

決之司書職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賈氏公彦曰在
六鄉則二十五家為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為里
王氏應電曰聽閭里以版圖所謂地訟以圖正之也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責側賣反傅音附別彼列反注故書傅別作傅辨鄭大夫讀為符別杜子春讀為傅別
正義鄭氏衆曰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
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
各得一也　王氏安石曰傅朝士所謂地傅也責有

傅其事者若今責契立保也別朝士所謂判書也判書稱責之要也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以其稱責或不能一時而畢妆也　項氏安世曰朝士職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即此職所謂別也又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即此職所謂傅也傅者其人別者其書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賈疏謂於劵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為二段別之

五曰聽禄位以禮命

正義王氏安石曰禮有數命有等禄位視此以制

案以位爭者或聘覜饗燕三等之國卿大夫士位各有當或軍旅田役王朝之士與鄉遂公邑都家之吏位次高下不以爵列為差以禄爭者古者禄以田邑黜陟予奪行焉前後彼此相承授久暫多寡或不能盡得其平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正義賈氏公彦曰取予若泉府職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旅師職春頒秋斂賖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　王氏詳説曰泉府掌㡀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此所謂取予也　鄭氏康成曰書契謂出予入受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賈疏襄十年傳文　黄氏度曰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則凡取予者皆有之

案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則凡云契者皆謂官物也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質如字劑津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别之賈疏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異於傳别長曰質短曰劑賈疏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　傳别質劑皆

今之券書也事異而異其名耳

案書契質劑傅別舊説皆相似而指不分明以義揆之書契官相授受難以抵冒（泉府賒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無庸各執其一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是也（他書言右契左契乃士庶人倣而為之非周官之書契）質劑用於賣買事無久羈各執其一可矣無庸保證若稱貸則償或不時人有存歿苟無地傳變詐必滋皆因事而為之制爾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會古外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出入是官內自用物有人爭訟官
物則以要會簿書聽之　王氏昭禹曰出謂給以用
入謂振以藏　鄭氏衆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
曰要歲計曰會宰夫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
則令正月要
案官府掌財用者皆有出有入其有爭辨則以要會
核正之取予以一物言出入以總數言
總論王氏詳說曰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

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傳別質劑文書之用於私者也書契公私皆用之　葉氏時曰聖人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来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八成之謂與　王氏昭禹曰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為之法以防之有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偽

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不至受其欺易訟卦象辭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其先王慮患之意哉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弊必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　賈氏公彦曰計謂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

案官府上羣吏之治狀而小宰聽之斷以六計也

王氏安石謂治弊曰弊與尚書丕蔽要囚春秋傳蔽

罪刑侯不合又以廉為察尤非曰聽則察在其中矣

蓋聽斷乃所以察之也

存疑王氏應電曰聽字無意義以上下之例推之當

是衍字

一曰廉善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

事有辭譽也　賈氏公彥曰廉者潔不濫濁也　郝

氏敬曰吏以廉為本貪墨則其餘不足觀矣善循良

也

二曰廉能

正義鄭氏康成曰能政令行也　王氏與之曰能謂能勝其任

三曰廉敬

正義鄭氏康成曰敬不解於位　王氏與之曰敬則於心不欺於事不苟

四曰廉正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行無傾邪　王氏與之曰正則操履端方不為威惕不為勢誘

五曰廉灋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守灋不失

六曰廉辨注杜子春云廉辨或為廉端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臨事不惑　王氏與之曰事欲其辨是是非非不可紊也

總論鄭氏元錫曰善德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

法辨能之施也　王氏應電曰非仁不足以長人故善居首非才不足以興事赴功故能次之惰慢邪辟則身不正枉法蓄疑則事不理敬正以律己斯無悔尤法辨以應務乃無摇惑六者於吏治盡之矣然人才未必皆全故以是為凖而不求其備也

案聽其財用之治狀則廉與貪不能掩矣聽其職業之治狀則善能敬正灋辨之實可差别矣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

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共音恭經中供字皆作共可以意求之注七事故書為小事杜子春云當為七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謂其禮灋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施舍不給役者　王氏昭禹曰戒其事所當治者具其物所當共者　王氏與之曰七事祭祀一也賓客二也軍旅田役喪荒五凡七也

案六聯言賓客而不言朝覲會同此言朝覲會同而復言賓客何也賓客所該甚廣如小司徒職所謂賓

客則諸侯之聘使也王燕羣臣鄉大夫州長興賢才皆賓客之事官之聯事細大畢舉故以賓客該之至小宰所令不過朝覲會同之戒具其他賓客之小治則有司共之不令於小宰故特出朝覲會同以示小宰所令賓客之戒具獨此二者猶祭祀之戒具小宰宰夫通掌之而大宰所掌獨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之戒具也施舍治訟之事紛非小宰所能徧也蓋亦令百官府治之聽之　大宰掌誓戒與具脩小宰

有戒無誓有具無脩者言戒則可以兼誓言具則可以兼修省文也其小事則亦有不用誓與脩者

辨正魏氏了翁曰荆公謂大宰於戒具不言法道揆之任也小宰言法則不與道揆故也不知道即寓於法中離而二之豈惟於經義為駢枝且汨道與法之本義矣

案六官之典不出七事而小宰通掌之何也大宰所專掌乃王修身齊家之要進退百官之宜惟喪祭賓

容之威禮乃左右王躬而無瑕及乎其餘故七事皆統於小宰也就一事而言之則六官之長掌其大六官之貳掌其小而亦有無大者則佐其長也如大祭祀大宗伯眂滌濯省牲鑊而小宗伯亦眂滌濯省牲鑊大喪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而小司徒亦帥邦役大軍旅大司徒治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亦帥衆庶是也有於大事中專司其一節者小宗伯大祭祀逆齍大賓客受將幣之齎小司寇祀五帝實鑊水大賓

客前王是也六官之考亦然宰夫凡禮事賛小宰比官府之具鄉師大軍旅田役正治其徒役則佐長貳也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大喪帥民而至肆師大祭祀大喪涖筵凡築鬻則專司其事也有通掌其事而大小並舉者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小行人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之類是也其並舉小大而不稱凡何也宰夫所掌獨小官之戒令不兼大官而治事則通大喪小行人則大客小客其事各

殊不得不别白之也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祼古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賈疏朝踐以後尸乃飲二祼為奠不飲）唯宗廟人道有祼天地至尊不祼（賈疏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皆不言祼）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賈疏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以灌地降神是為祭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賈氏公彦曰天地雖不祼亦有秬鬯大宗伯祀大神祭大示

涖玉鬯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用
鬱祼者唯宗廟及賓客耳　鄭氏鍔曰大宰所賛者
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之玉幣爵也小宰則凡祭
祀皆賛之
裸將乃小宰通賛知然者大祭祀宗伯涖玉鬯省
具以示虔也凡祭祀小宗伯將瓚祼奉器以待用也
他職無及祼事者則賛王祼者唯小宰明矣
凡賓客賛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正義賈氏公彦曰賛祼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上公再祼而酢之等是也受爵謂諸侯酢王王受之受幣謂廟中行三享時之幣璧以帛琮以錦之等是也　王氏昭禹曰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故亦用祼

案曰凡賔客者大朝覲會同則受爵與幣皆冢宰賛也不曰小賔客者以賛祼兼大賔客又冢宰有故則大賔客之爵與幣亦得攝賛故以凡賔客該之　王

或不躬祭大宰大宗伯攝明著於經而無六卿有故使人攝位之文盖二卿既攝王祭則所共祀事必各以其貳攝之以六卿各有事無相攝之道也故小司徒小宗伯小司寇所掌皆獨言小祭祀小賓客而小宰職則曰凡祭祀凡賓客明冡宰攝王或自有喪疾則小宰有時而無攝也舉例於小宰則五官之貳皆得以攝其正可知矣小宗伯職既曰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又曰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不

獨祭祀為然可知矣肆師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又以明正貳之事惟攷得攝官屬中雖有位尊於攷而並於貳者各有專司不得舍其職事而相代也祭祀喪紀大宗伯或攝王或攝后小宗伯二人設並有事故則大宗伯之事亦不得不以肆師攝矣故特舉以見例明五官皆然五官之攷皆下大夫四人正以並攝正貳猶有自共其職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唯祼助宗伯其餘皆助大宰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賈疏案燕禮使宰夫為主人是君不酌臣天子於諸侯亦然受酢是飲酒之事臣不可代君飲酒故有受酢之事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祼

案下經云賛冢宰受歲會此不云賛冢宰則賛王可知大宗伯之攝而載祼攝后亞祼也王不親酌小宰酌以授王是為賛祼大宰之賛玉爵也亦然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襚音遂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秋傳曰實曰含衣服曰禭凶荒有幣玉者賔客所賙委之禮賈疏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彼謂王家賙委諸侯此謂諸侯賙委王家也　魏氏校曰凶荒之幣玉賔客所助以禮神詩曰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賈氏公彦曰含禭幣玉上大宰不言則小宰專受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少儀臣致禭於君曰致廢衣於賈人則諸侯臣皆得致含禭也含禭所用在死時既殯亦有致之者雜記殯後諸侯遣使致含禭賵之禮

主人受之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賛冢宰受歳會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每月之小計　賈氏公彦曰月計曰要每月終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叙歳計曰會謂助冢宰受一歳之計

通論毛氏應龍曰小宰宰夫職並以專達者居前從長者居後如宫刑所專典式所從月要所專歳會所從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盡𧯦歲盡文書來若今上計賈疏

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　賈氏公彦曰六官各致一年功狀以待考也　王氏昭禹曰月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来歲之宜故小宰令羣吏致事而大宰聽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

者國有常刑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歲謂夏之正月賈疏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周正冰未堅不得斬之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賈疏鐸皆以金為之以木為舌曰木鐸以金為舌曰金鐸文事奮木鐸此文及檀弓振木鐸於朝是也武事奮金鐸鼓人職金鐸通鼓大司馬職兩司馬振鐸是也

易氏祓曰建子為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大宰縣治象於月吉而後歛於

挾日建寅爲民時之正歲吏治於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於已斂之後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不拘乎縣治象之時也　王氏昭禹曰縣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徇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

案冡宰縣治象之法于正月歲將終民方無事也小宰帥羣吏觀治象之法于正歲歲更始吏將有事也䟽據此謂縣治象亦以正歲誤矣吏觀法於官府不必於縣之日小司徒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

各憲之于其所治則吏觀法于官府明矣

通論張氏曰七月之詩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無用之法盖周人雖以天統改正月建子而以夏數得天故未嘗廢

案諸官以歲時序事者皆先言正月次言歲終末言正歲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春秋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與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為夏正而非建子之月無疑矣

乃退以宫刑憲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灋令云乃猶女也　賈氏公彦曰凡刑禁皆出秋官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宫内也憲禁與布憲義同

王氏昭禹曰百官府乃治事於王宫者既憲禁於王宫又明為告令使皆知之大刑非特常刑也宫禁宜嚴令律宫殿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此意

案宮禁之法掌於士師小宰以其法治之而有入於五刑者則必仍歸於士故疏云小宰得秋官文書而表縣之　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小宰皆執其貳以佐冢宰而八柄八統九職九兩不與焉所專掌則邦之宮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瀆也葢八柄八統九職九兩所以持政教之樞紐盡萬物之性命正天下之統紀乃天子之事而冢宰贊焉者也邦之宮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

七事之法則冢宰所統而未暇詳焉者也以小宰而上叅四者則體不順以冢宰而下與八者則日有不暇給矣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朝直遥反後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賈疏經云禁令故知察其不如儀 賈氏公彦曰此羣吏謂羣士也

辨正易氏袚曰天子三朝曰燕朝曰治朝曰外朝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書以路門為畢門師氏以路門為虎門路門內外皆王視朝之地也先鄭謂治朝在路門之內外朝在路門之外後鄭不從者葢治朝若在路門之內則置燕朝於何所外朝在路門之外則置治朝於何所今考太僕職王眡燕朝則正位而曰建路鼓於大寢門之外則寢門即路門也知路門內為燕朝則路門外為治朝可知

矣王眡治朝大宰贊聽治故宰夫掌其法以正朝位之儀

敘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正義鄭氏康成曰恒次叙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扵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李氏叔寶曰上有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復上無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逆　王氏昭禹曰諸臣非無逆也以出納者臣之事故以復

言萬民非無復也其無所詢而有言則謂之逆
案治有以功狀言者小宰以敘進其治以六計斃羣
吏之治是也有以職業言者宰夫敘羣吏之治考百
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是也葢職業者所當治之事功
狀者所已治之迹故通以治言之先鄭謂宰夫主諸
臣萬民之復逆疏謂宰夫恒次敘大僕小臣御僕等
使辨理此復逆之事皆非也宰夫所敘者羣吏之職
事耳諸臣萬民之復逆王與冢宰聽斷之其事施行

必下於羣吏故叙羣吏之治以待之其文與賓客之令相次則謂羣吏待其事而非宰夫主辨次叙復逆之事可知矣　諸臣舉復萬民舉逆互文也又諸臣復多逆少萬民復少逆多故各以多者言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别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名所為　王氏應電曰王有徵名命令於百官府皆宰夫辨而施之或下於其正貳或下於其司旅也

案徵召其人也令使承其事也司書逆羣吏之徵令則所徵於民之財賄所令於民之役事　八職與六屬六職事相類而別掌於宰夫何也屬有定數職有經事所謂掌官成以治凡也於每職中別異其事以分屬其人所謂掌官法以治目也且八職下逮羣吏又小宰所不暇詳也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於治官則冢宰也　王氏昭禹

曰即大宰職所謂建其正也　毛氏應龍曰要者事之綱領其總會處也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正義王氏昭禹曰若小宰小司徒即大宰職所謂立其貳也　項氏安世曰要者總歸於一凡者分總衆條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正義王氏昭禹曰若宰夫鄉師即大宰職所謂設其

考也　項氏安世曰目者自凡而條分之如綱之有目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師小宰宰夫也司上士中士

案三等之士可以不分而貳與攷不可以混從王氏為安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正義王氏昭禹曰旅衆也謂六官之士序官獨於下士言旅此則合上士中士而言之即大宰職所謂陳

其餘者也　項氏安世曰常者職事之故常　鄭氏

康成曰治數每事多少異也

案正與司同曰官灋者灋之定則正下於司以布之

灋之行則司報於正以質之無二灋也師則掌已成

之科條所以佐正之不逮而分其任也旅則舉其常

數而已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藏才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藏藏文書及器物　王氏昭禹

曰府主蓄藏必有要書以為驗故掌官契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　王氏昭禹曰事必載之以書史掌書故曰贊治

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賈疏胥有才智為什長當次序官中之事及徒之應驅役者漢時五人為伍其長為伯傳官吏事務於朝胥為什長亦然　朱氏申曰敘謂事應治之先後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令趨走給召呼　王氏昭禹曰府史胥徒大宰職所謂置其輔者也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旁益反又弼肄反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賈疏舉外以包內也乘

猶計也賈疏算法乘除之名出此辟名詐為文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賈疏司寇掌五刑其四曰官刑尚能糾職 鄭氏鍔曰六官皆有考各得以考其屬惟天官之考又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與五官之考異矣冢宰制國用故宰夫乘財用以核其實而防抵冒因以課吏治焉 王氏安石曰不言以灋而言掌治灋者宰夫所考其事則五官之事其灋則治官之灋五官所自考則弗預也欲知其總數則宜會

欲知其别數則宜乗失其所蔵之財賄謂之失財非所當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謂之失物　何氏喬新曰足用所用無乏長財所蔵有餘善物物物無虧損　李氏叔寶曰財之虧者有誅裕者有賞則吏急於規君之賞者毋乃法外刻民如後世所謂羡餘之進乎不知賦民自有定制成周之世安得法外恣取所謂長財者不過調度有方則財常充裕耳

案此即所謂掌官法以治目者也八職通言六官此則天官之職故指其事以言之羣都亦謂公邑也官刑詔誅輕者訶責之重而麗於五刑者亦入于士長財財不虧折則長矣非多收少給入重出輕以圖盈也善物物不朽蠹則善矣非求索珍異務取奇巧以為美也長財善物而又依式用之則用自足矣

通論王氏昭禹曰制治者法也行法者吏也吏有明昧勤怠則治有善否非立法以考之無由而得其實

大宰出法以治之者也小宰守法以逆之者也宰夫循法以考之者也　劉氏彛曰宰夫秉財用之出入以官刑詔冢宰誅賞司會以參伍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然則失財用物辟名者宰夫亦據司會所勾考而得之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　賈疏儀禮鄉飲酒鄉

射燕禮凡單言薦者皆脯醢也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類内羞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糗餌粉餈是也謂尸食後所加

賈氏公彦曰薦羞亦謂戒具之

案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而宰夫復以式法掌之者小宰所令特物所當共耳宰夫則並詳其所用之多寡故曰式灋

通論孫氏之宏曰大宰出式法者也小宰宰夫執式法者也大府以式法頒財職歲酌劑而後有司受之既用財後大宰受歲會小宰又以式法贊之宰夫乘

其出入職幣又以式法斂其餘焉易曰節以制度其

斯之謂與

凡禮事賛小宰比官府之具比必里反戚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校次也　賈氏公彦曰小宰於

七事已言以法掌戒具宰夫又賛小宰校次之使知

善惡是否也

案凡禮事即小宰職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

喪荒之事也其具小宰以法掌之宰夫則賛而比之

此七事所同也上節專言祭祀則先特舉其重者耳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委於偽反積子賜反此二字相連皆同食音嗣飧音孫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賈疏大行人職上公饔餼九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掌客職上公飧五牢五積侯伯飧四牢四積子男飧三牢三積是其數之差也聘禮賓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又云聘日致饔即天子待諸侯亦然其委積從來至去在道設之各有時凡此皆掌客所主其法掌於宰夫故當知

其數耳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賈疏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於館有五牢飪一牢設於西階腥二牢設於東階牽二牢陳於門內之西北首以牛一羊一豕一稱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賈疏遺人職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是委積給賓客道用也掌客職積視飧牽飧有牢米薪芻明委積亦有牢米薪芻也膳獻禽羞俶獻也賈疏此聘禮記文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始也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聘義謂之時賜飲食燕饗也賈疏不言食者經中言食有食禮自明飧客始至所致禮賈疏聘禮客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　鄭氏衆曰春秋傳飧有

陪鼎賈疏昭五年楚薳啓疆辭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餼牽竭矣賈疏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辭王氏安石曰賓賜王所好賜也王氏應電曰謂中間加賜鄭氏鍔曰掌客職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所謂陳數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飱食為夕食案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飱不待夕也故後鄭不從

案古人朝食豐而夕食儉夕食祇餕朝食之餘故飧字從夕禮所云致飧者若曰僅可供夕食云爾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賈疏公羊傳曰實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襚賵中故知是賻也器所致明器也賈疏既夕禮若就器則坐奠於陳檀弓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之類乃主人之明器若賓客所致則謂之就器就成也就器亦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喪王及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賈疏冢宰職不言者文不具

治謂共辦旅下士　賈氏公彦曰官有司公士之有事於喪家者

案此云掌小官之戒令明大官之戒令宰夫不得而

掌之故康成屬之大宰也蓋自小宰以及五卿凡有涖事於大喪者戒令統於冢宰矣官有司與特牲禮之公有司一也職喪亦曰公有司在士喪禮則三祝及讀賵之史筮宅卜日之史皆是蓋喪祭二禮所需人多私家之臣不足以共故官有司為治之而又有帥之者以臣下之禮為朝廷之禮古如是也下有司亦官有司不言官者因於上耳若私臣則不煩使旅帥之矣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終周季冬也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　賈氏公彦曰日計曰成以告而誅之謂告冢宰而誅責之也　王氏安石曰以告而誅之不待三歲大計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警敕戒之言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賈疏知上為小宰大宰者以歲始未是賞時且必由其長告於王　林氏之竒曰稽功緒則有能者糾德行則有良者　王氏應電曰能謂舉其職者必書而告使有實跡可稽

通論王氏安石曰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歲終會其行事然後宰夫得以攷其會而正歲書其能者良者以告於上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

天官冢宰第一之四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正義賈氏公彦曰已發則糾之未發則禁之　王氏安石曰戒戒其怠忽糾糾其過惡令使之有為禁使之勿為　王氏昭禹曰宿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薫習故先王擇人以為宮正而嚴其制

則在宫中者無非公忠之士而非僻之心無自而啓姦宄之變無自而作

案此職所掌令與糾禁與小宰同而不言政蓋政惟小宰治之宫正則承所布之政而親為戒令糾禁焉耳宰夫總為警戒所謂掌官灋以治目也宫正條分而縷析焉所謂掌官常以治數也而小宰掌官成以治凡亦於此可驗焉王宫之羣吏士庶子宫正稽其功緒糾其徳行宰夫書其能者良者其稍食宫伯均

之宫正中之然後以達於小宰小宰特受其成耳所謂凡者辨其人為一類會其用為一類上下其禄秩為一類凡百官府之考課皆有此三類而祭祀賓客七事又各為一類於小宰則為治其凡於諸職諸事則為執其總也

以時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比必里反下同舍試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宫

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也　賈氏公彦曰謂以時校比官府在宫中者及宿衛者次舍之衆寡也次若匠人記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舍其退息之處　劉氏彝曰次謂八次舍謂八舍　朱子曰宫正宫伯所率之屬只是在北宫之外不是入宫皆官吏及公卿王族之子弟不是兵卒辨正鄭氏鍔曰注謂時四時也然宿衛欲嚴頃刻不

可無禁安得四時始一校比當與時禁同義　陳氏汲曰胡五峯以宮中有官府次舍又有民人非所以别内外不知宮正所掌者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等官皆士人也各有官廬官署所謂民即其徒隸雖在宮中各有分限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内豈謂與宮嬪雜處耶

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柝他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夕暮也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

解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魯擊柝聞於邾賈疏哀七年傳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忘守必危況有災乎賈疏昭十八年子產辭某謂有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此謂諸侯也夏官諸子職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令宿之事葢亦存焉

案平時當直者番代有故則盡入宿衛

辨外内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行下孟反稍所孝反下同去起吕反幾同譏吉衣反奇音羈居宜反徐去宜反衺似嗟反亦作邪

正義鄭氏衆曰分别外人内人禁其非時出入賈疏以此地為外内非内宰所云内人

鄭氏康成曰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其出入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禄稟民宫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譎觚非常賈疏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

王

氏昭禹曰王宫之官府與夫次舍之人有在外者有在内者當分辨其職所當守法所得至不相混也時禁則時其出入啟閉之禁興事造業謂之功功事有倫謂之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邪正故糾之均其稍食謂平頒之也　鄭氏鍔曰已成者謂之功功未成而已有端者謂之緒　王氏與之曰宫正所幾乃宫中之羣吏非閽人所幾於中門之禁也　賈氏公彦曰稍食謂稍稍與之月俸是也

案既辨外内而禁其非時出入其出入者又必幾之曰奇衺者政教之行人皆良正有獨為衺惡者則奇單而無與為偶也　稍食見於宫正内宰稟人三職益宫正内宰頒之而稟人給之也宫正所會以給士庶子及宫中羣吏之府史胥徒者内宰所會以給内人及奄奚女工者以其俱在宫中貴賤同受米於稟人故不曰禄而曰稍食若六官屬士即未得受田亦宜受榖粟於司禄故别異之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賈疏會合之者使宿衛時語言相體容服相識是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觀而善切磋琢磨是輩學也皆為相勸帥　鄭氏衆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會古外反下凡不音者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事吏職也

案官府羣吏所居次舍士庶子宿衛者所居也自辨

外内而時禁至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謂羣吏也
以執事於宮中故辨外内而幾其出入以有職守故
稽其功緒以有徒隸故去其淫怠奇衺之民會其什
伍教之道藝謂士庶子也以羣萃於周廬故會其什
伍以職惟守衛故教之道藝月終會其稍食歲終會
其行事則羣吏士庶子之所同也均其稍食者時其
事之煩簡勞逸而上下之也會其稍食者總而計之
也於士庶子不言均其稍食者月終則均秩宮伯職

見之矣

通論易氏祓曰稍食會於月終則小宰受其要行事會於歲終則冢宰受其會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居其處待所為　賈氏公彦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郝氏敬曰此宜兼大喪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火星以春出以秋入賈疏火星心星也左傳謂

之大辰魯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故云以春出季秋昏時伏于戌火星入故云以秋入因天時以戒賈疏此火謂陶冶鑄銅之火因天出火民則為之因天入火民則休之故云因天時以戒也

賈氏公彦曰宫中特宜慎火故脩火禁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也司烜職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為季春將出火也是二月預脩之三月申其禁耳王氏昭禹曰據司爟職則春秋謂季春季秋

易氏祓曰司烜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而不及中秋之火禁至王宫則春秋皆脩之以王宫為特重也

案脩火禁則凡救火禦灾之器具亦存焉以春秋者及閒暇而豫備之脩謂申明疏謂陶冶鑄銅之火以左氏所言與此異也陶冶鑄銅之火春作秋休未詳其說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蹕音畢徐音痺蹕連下宮中廟中為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祭事也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

辨正賈氏公彦曰宮正不掌蹕事先鄭讀禁凡邦之

事蹕句似宮正為王蹕非也隸僕蹕宮中亦得兼廟中　王氏安石曰鄭氏謂事為祭事未安曰凡邦之事何特祭祀乎執燭亦然

案云蹕宮中廟中則由宮而入廟由廟而返於宮及出入往來於宮皆是也祭祀而外如朝覲饗大射俱宜有之宮正於隸僕蹕時則執燭蓋於其昏早也師氏使其屬帥隸守王之門外且蹕康成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亦未安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皆在宫中雉門之外不得以宫廟分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正義鄭氏康成曰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賈疏廬謂於路門外東壁倚木為廬舍堊室兩下為之與廬異也 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賈疏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 雜記大夫居廬

士居堊室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正義王氏安石曰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為士

者也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
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
而内外察也　易氏祓曰宫正以時比宫中之官府
次舍之衆寡則若官若民若士庶子咸在焉宫伯則
掌在版之士庶子而已
案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羣臣即士也諸子掌國子
之倅則未為士而將升為士者也此王宫之士亦司
士所掌庶子亦諸子所掌但司士諸子所掌者廣而

宮伯則專掌王宮之在版者耳

餘論呂氏祖謙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承弼之益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柾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秩祿稟也敘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大子所用　鄭氏鍔曰秩如常膳常酒之類所得之常賜也敘如下士中士之類所當遷之等級也案政令如更番輪直上班下班之類秩敘如資格歲月孰先孰後之類作其徒役之事與宮正會其什伍教之道藝相聯作謂整頓興起之必作其徒役斯無事可以衛王宮有事則諸子帥而致於大子也

通論鄭氏鍔曰宮伯與里宰皆言行其秩敘里宰之

秩叙所以勸農夫此則以勵士庶子之宿衛必有叙而後人自知勉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衛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𠈁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　王氏昭禹曰宫正以時比次舍之衆寡而未嘗言授之職事以授之職事者宫伯也宫正則比其名數而已

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　賈氏公彦曰事謂冦戎之事作起也　王氏昭禹曰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又曰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乃此職所令也

案注謂選當行則或遠或近惟所使也如掌固之頒其士庶子者亦存焉諸子既帥而致於大子大子有所用之則宮伯令之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國子在學則隸於大司樂在宮則隸於宮伯在軍則隸於諸子

案庶子宿衛于王宮其常職也國策趙左師觸讋曰補黒衣之數以衛王宮有事而隸于諸子偶然耳事已則仍宿衛其肄於大司樂而致於大胥教於師氏保氏者國子也國子葢卿大夫士之適子或庶子之俊秀者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

正義王氏安石曰秩酒秩膳之類日月有焉故月終則均之勞逸劇易之叙宜以歲時更焉故歲終則均之　王氏應電曰秩謂禄之多寡一事而功有勤惰則為之上下其食叙謂位之等級一官而才有優絀則為之先後其次月終均秩則禄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稍食歲終均叙則能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行事此即所謂行其秩叙
案月終均秩宮正即據之以會稍食歲終均叙即據

之以會行事而冢宰亦以是廢置焉三歲大計亦以是誅賞焉五官所以考其屬者皆可以是推之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正義鄭氏康成曰頒讀為班布也衣裘若今賦冬夏衣賈疏夏頒衣冬頒裘

案宮正兼掌羣吏士庶子故曰官府次舍統宮內之直廬也宮伯掌士庶子之宿衛者故曰八次八舍獨宮外之周廬也獨宮伯有授職事之文者諸子本無

爵位故以宿衛之職事授之若宫中之官府各有常職無俟於授故宫正弟稽其功緒也宫正不行誅賞者羣吏之誅賞則冢宰詔之士庶子之誅賞則宫伯行之而宫正所謂會其行事者正冢宰誅賞之所憑也宫伯專行誅賞者士庶子無官守其為誅賞也微必以達於冢宰則煩且瀆矣古所謂誅多以譴訶責讓而言記曰齒路馬有誅春秋傳誅屨于徒人費是也

總論陳氏傅良曰環衛有二等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是也一是官府凡在宮庭諸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周於王宮宮正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比宮中之官府是也二者皆總於冢宰至人主切身侍御僕從則掌於大僕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膳市演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

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畧有四　賈氏公彦曰食飲膳羞即下文所陳是也此舉其大者珍醬乃饋之小者故畧而不言　毛氏應龍曰食以養陰飲以養陽善牲肉以饌為膳致滋味以進為羞

案先舉王之食飲膳羞而後言養王及后世子則知后世子之膳羞皆在王所舉之牢之內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賈疏據此文云饋又特牲少牢皆云饋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賈疏此據爾雅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内則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賈疏案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從腳臐膮已下皆出於牲上大夫加以雉兎鶉鴽則出於禽獸也而物未得盡聞賈疏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數也掌客職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内則牛脩及爵鷃蜩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注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

珍漬熬肝膋也賈疏八珍竝見內則又有糝與餰乃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罋　鄭氏衆曰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賈疏此據食醬苽彫胡也賈疏南方有苽米六清水漿醴醇醫酏賈疏此據漿人　王氏應電曰物性各得陰陽之氣於人身必有所益備物致味所以助王精氣而益其聰明非但為肥甘之適於口也然此特總言饋食之物有是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

則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孝饗而籩人醢人止於四籩四豆之實可以類推矣

案王安石謂人主當享備物以康成注此經辭不別白而康成之誤則因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遂謂王日一舉備用此數不知醢醯二職所共者共於內饔內饔則選之實於豆以俟饋內饔職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是也

則雖日有百二十甕之醬而饋於王前者固有數矣公食上大夫豆八庶羞二十等而上之大畧可推也益共之數多饋之數少則未饋者尚在無須日月共之唯膷臐膮胾日易以鮮耳在禮王與后同庖日中而餕不敢暴天物也乃日盡百二十品之羞罋百二十甕之醢與醯物乎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則朝食

也賈疏案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故以一舉為朝食后與王同庖賈疏玉藻夫人與君同庖鄭注不特殺明后亦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賈疏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謂正鼎九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陪鼎三腳一臐一膮一皆奇數也總十有二物皆有俎亦約畧言之牢鼎各一俎陪鼎之實即庶羞在豆者別無俎也

案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為常饌明矣常饌日舉大牢則大食何以加焉且玉藻明言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則是天子常食不殺牛也然此經

云鼎十有二則正鼎九者之中宜若有牛者豈常食之鼎食不必與祭祀賓客同雖少牢俻九鼎而以他物充之與以諸官攷之則雞人之雞鼈人之鼈皆俎實也大雅云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通論鄭氏鍔曰鼎十有二法天之數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衣十有二章城十有二門馬十有二閑則可知矣

以樂侑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侑勸也　賈氏公彦曰王制天子食日舉以樂大司樂職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大食朔食也日食之樂不言令奏者文畧也

案王食必以樂侑者聞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於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也　陳氏暘謂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恒食無鍾鼓非也惟大食之鍾鼓大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以樂徹于造正朝

夕恒食也既以樂侑則有鍾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畧之耳或以其事相因則宜膳夫令之如大祝之來瞽令臯舞或食上樂人自奏鍾鼓而舉樂如進饑進羞工乃升歌　論語疏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寀左傳向魋之亂宋公欲名向巢聞鍾聲曰夫子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造昨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謂扐肺脊也賈疏祭肺有二種一為舉肺亦名離

肺為食而有也一為祭肺亦名刌肺為祭而有也舉肺離而不絶祭肺則絶之膳夫授祭為食而授則舉肺也而注云刌肺者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刌肺也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者士虞特牲皆言授肺脊故注依之而兼言脊曲禮殽之序徧祭之令徒言祭肺者畧舉其所先也　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　賈氏公彦曰玉藻凡食火熟者先君子鄭注備火齊不得也故膳夫品食皆先嘗之卒終也天子祭祀歌雍以徹徹食器之樂章未聞　鄭氏衆曰造謂造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

案疏謂肺有二種其一離肺離肺小而長午割之不

提心祭時絶之而為祭故謂之離肺既祭則嚌之故又名嚌肺與脊同舉則謂之舉肺也其一刌肺刌肺即切肺切肺則祭肺也離肺亦祭而刌肺專名祭肺者以其唯主於祭也王食當設舉肺然祭離肺之瀳必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乃興加于俎有再興再坐之勞故直用祭肺膳夫以授王王祭之而已故云優至尊也

通論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

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程子曰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

王齊日三舉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必變食

存疑賈氏公彦曰王日一舉謂一日一大牢齊必變食故加至三案玉藻朔食加日食一等則當兩大牢不言者文不具　毛氏應龍曰日三舉者非殺牲以

養之謂也備品物之薦舉鼎俎如朝食之禮者三慼典禮而薄滋味也寀無牲體則以實鼎俎者何物義亦難通　王氏應電曰日三二字當作則不齊之日宜冲淡以養其精神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聽樂舉則飲酒侑食齊不舉與下文類相從

寀齊日三舉致其敬潔以交神明故日中及夕皆不餕朝食之餘也祭祀吉事未必與下文諸凶事同為不舉既云舉則無不殺牲之禮矣此第謂致齊之三

曰若散齊則不必然

通論王氏安石曰祭祀致齊不御内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則弗見也刑者則弗見也不蠲則弗見也葢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昏憒其志意者所以致精明之至以交神明也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札側八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臣子一皆為王喪啜粥故大喪不

舉也　鄭氏康成曰大荒凶年大札疫癘也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　鄭氏衆曰大故刑殺也賈疏大喪大荒等下別言大故故後鄭以為寇戎引先鄭說者見刑殺亦含在內

春秋傳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賈疏春秋傳謂不舉樂此經謂不殺牲然含不舉樂在內

通論王氏應電曰古者有大臣之喪斷大逆之獄皆不舉此不盡述文畧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賈疏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鄭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見為義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也一牢分為三時故日中與夕奉以朝之餘膳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食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賈疏中士已下是也　賈氏公彦曰胙者酢也王與尸賓相答酢也祭祀有胙俎者若特牲主人受尸

酢後主婦致爵于主人席於戸内佐食設胙俎有司徹主人受尸酢長賓設胙俎是也王受尸酢禮亦當然

案食當作入聲讀非食禮九舉與公食大夫之食也食禮主君不與賓共食則無胙俎此有胙俎者葢燕饗之禮與燕禮惟賓與公有俎宰夫為主人獻賓膳宰設折俎賓俎也獻公膳宰設折俎胙俎也至徹賓自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與此膳夫徹王之胙俎正

同饗禮無攷然有飲則有獻酢有獻酢則有胙俎可推矣食謂王食折俎之實猶特牲少牢禮所云食舉食胾也注謂王與賓客禮食有胙俎疏謂公食大夫賓前有食君前無食天子異於諸侯故王前亦有食俎臆説無稽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稍事有小事而飲酒　王氏安石曰稍事禮之畧者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其意旦起日中食牲牢日中後空食脯醢後鄭不從者王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又脯醢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

案稍事謂不當食時而稍稍飲酒也故直有脯醢而已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正義鄭氏衆曰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

敵臣也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通論王氏昭禹曰饗以訓恭儉則以禮為尚燕以示

慈惠則以恩為尚

案饗乃君臣相接之隆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其禮極嚴故王與后親獻焉后不與則大宗伯攝也

燕主盡歡以君臨之則恐拘苦而不舒故膳夫為獻

主既以浹賓主之情而仍以存君臣之分也食禮君

親設醯醬設大羹設稻粱亦嚴矣然將食則君退辟

于箱欲其安坐而食也飲酒可以倐興倐坐食而如此則氣體為之不寧禮所以曲盡人情也有衆饗衆燕而無衆食者亦以此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其餼之數而不饋賈疏上文言王之饋則膳夫親饋之

案記稱君與夫人同庖周官雖無王后同庖之文然膳夫庖人内饔三職王與后世子之膳羞文竝相連

正以明后世子之膳即王舉之牲體耳疏乃謂世子與王别牲何與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正義鄭氏衆曰脩脯也膳之以給王膳也摯謂羔鴈雉　鄭氏康成曰致福謂諸臣祭祀歸胙於王賈疏春秋傳子産云祭有受脤歸脤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王臣亦然　賈

氏公彦曰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

之者謂之脯散文則脩脯通　王氏詳說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于君子曰膳其禮太牢以牛左肩臂臑九箇孔疏自肩至蹄折爲九叚少牢以羊左肩七箇猶豕以豕左肩五箇　薛氏衡曰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又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此經曰受而膳之是受之於祭僕及司士而以膳於王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會計多少優尊者　賈氏公彥曰膳夫所掌膳羞是其正故世子亦不會庖人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之彼禽獻是加故會　楊氏時曰說者謂有司不得拘制天子故不會計多少然要非蕩然無節制也九式掌於冢宰則人主自不得恣其費用而用皆合式不必以有司之法會之

案會者分各事各人所食之費而會之膳夫歲終之會必有都數除餘人所食之數則王后世子之膳之

數亦可見矣特以尊者所食不指而會之凡言不會者竝同

通論易氏祓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唯王不會服與飲酒膳禽之不會則后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葢膳常禮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禽飲酒則有盤遊沉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教世子之道寓焉矣

案王后世子之膳不會非凡用皆不會也葢品味有

常不敢以異物共之無所用其會非恣其欲而不為之限度也故王后之服不會飲食不會膳禽不會皆以有常式也世子則服不敢侈多寡唯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唯王命而酒會矣食無加獻有無唯王命而膳禽會矣唯膳則朝夕有常故與王后同耳比事以觀則其義顯然矣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畜丑六反釋文許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

曰牲春秋傳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某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内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疏爾雅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是對文例若散文則獸未孕時亦曰禽故名禽獻　王氏昭禹曰獸亦可謂之禽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賈氏公彦曰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各以其畜送與庖人六獸六禽即獸

人送之庖人以共與膳夫內外饔故曰掌共　劉氏彝曰辨其名物者物雖可食不辨其毒則能害人內則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又曰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皆食之不利於人所當辨者

辨正賈氏公彥曰下文禽獻取羔豚犢麛大宗伯六摯亦取羔及雉鴈先鄭以六禽內有鶉鷃鳩鴿四者

於經無據故後鄭不從

通論鄧氏元錫曰庖人辨名物內饔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亨人辨膳羞之物君子既賴其養又致其辨所以審物宜慎頤養也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鱻悉然反薨古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謂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

薦賈疏醯人醯人所列是也致滋味乃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　鄭氏衆曰𩠹謂生肉薨謂乾肉　王氏安石曰庖人共后世子之膳羞而不共薦者蓋薦則后世子之官屬共之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好羞若荆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陸德明曰蟹胥蟹醬雖非常物進之孝也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賈疏凡喪未葬以前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禮虞祔乃有之禽獻獻禽於

賓客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　賈氏公彦曰賓客之禽獻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　王氏安石曰喪有禮以紀之故曰喪紀

案王氏安石謂先祖先妣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之王氏昭禹引文王之菖歜曾晳之羊棗以證之皆非也屈到嗜芰有遺命宗老將薦芰而屈建命去之周公乃用此為祀典乎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於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職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

賈疏謂上公九命日九十雙之等

賈疏聘禮記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此臣禮不依命數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皆以爵卿也饔餼五牢禽獻日五雙故

士中日則二雙

賈疏中間也士為介間日言日如其饔餼之數

則二雙

其出入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庖人書所共禽獻之數令於獸人獸人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也庖人得禽依數付使者送向客館是出也　鄭氏鍔曰其來共也以所授之灋而入之其將用也以所授之灋而出之

凡用禽獻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　王氏

昭禹曰先王因時制宜以調品味養形性所以四時有禽獻之灋

春行羔豚膳膏香香內則作薌

正義賈氏公彥曰行義與用同　程子曰羔豚羊豖之小者方春品物小故以小而美者為宜　鄭氏衆曰膏香牛脂也以脂和之　王氏安石曰牛土畜也春木用事宜助養脾

夏行腒鱐膳膏臊腒其居反鱐師優反臊素刀反

正義鄭氏衆曰腒乾雉鱐乾魚賈疏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故知腒是乾雉　程氏曰方夏物餧敗故以乾者為宜　杜氏子春曰膏臊犬膏也　王氏安石曰犬金畜也夏火用事宜助養肺

秋行犢麛膳膏腥麛音迷

正義王氏應電曰犢牛子麛鹿子　賈氏公彦曰秋時草物實犢麛食之而肥　鄭氏康成曰膏腥雞膏也　王氏安石曰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

辨正賈氏公彦曰四時所膳皆取死之脂膏春時土死牛屬中央土故以之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秋時木死雞屬東方木冬時火死羊屬南方火臊腥俱不得為豕膏故先鄭及子春説後鄭俱不從

冬行鱻羽膳膏羶羶書然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鱻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　王氏安石曰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　鄭氏康成曰羞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

乾魚鳫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賈疏用休廢之脂膏者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為休廢以下推之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經所云膳膏皆是死之脂膏相對死與休廢别散則死亦為休廢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

案四時所行與膳膏之異物性所宜配之必各有以先儒所釋亦未知其是否姑存以備攷核食醫疾醫

所言五行生克之類皆倣此

通論王氏詳説曰月令春食羊夏食雞季夏食牛秋食犬冬食彘與此不同蓋月令所食順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或記所稱非周制與　魏氏校曰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故膏豚犢麛皆取其稚者夏則陽盛冬則陰盛故腒鱐鱻羽皆取其成者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

會之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和胡臥反下文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割肆解肉也賈疏士喪禮四鬄去蹄明割是肆解肉

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 易氏祓曰左傳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以不可

輕

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賈疏案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膊骼又有正脊脡脊橫脊又有短脅正脅代脅其體十一胾謂切肉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胾傳火曰燔少牢賓尸禮羞羊燔豕燔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脅實俎曰載賈疏脅升也少牢禮司馬升羊實于一鼎是實鼎曰脅特牲卒載加匕于鼎是實俎曰載又少牢升羊載右胖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亦云乃升注升牲體於俎若然實鼎唯

有升名無載稱若賈氏公彥曰陳鼎有二處初陳實俎升載兩有

鼎於鑊西後陳鼎於阼階下俎陳於鼎西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

賈氏公彥曰百羞庶羞百二十品醬物即醬用百二

十甕珍物八珍之類　王氏昭禹曰俟饋俟膳夫之

饋也

案選以俟饋則知醯人醢人所共百二十甕乃奉以

待饔人之選而非一朝而罄之矣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夫掌之是乃共之

案膳夫於王朝夕恒膳授祭品嘗以其燕食稍事皆有事焉故必親饋王后居深宫世子從師保而學於虎門皆别有饋者内饔共其膳羞而已注謂膳夫掌之掌其式灋也内饔共之共其品物耳疏謂内饔言共為親饋非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腥臊羶香本可食此乃別其不可食則臭味惡者也　王氏應電曰腥臊羶香雞犬羊牛之味也其不可食以有疾而形體變如下所云

牛夜鳴則庮庮音由徐餘栁反

正義鄭氏衆曰庮朽木臭也　賈氏公彦曰內則注庮惡臭也春秋傳一薰一蕕

羊泠毛而毳羶泠音零徐郎年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泠毛毛長總結也賈疏泠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

犬赤股而躁臊躁側到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股裏無毛謂之赤股非謂其肉赤也走又躁疾其肉必臊

鳥皫色而沙鳴貍皫一作膔匹表反沙如字一所嫁反貍依内則作鬱於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案内則注沙猶嘶也

賈氏公彦曰鳥毛失色而鳴又澌肉氣必鬱鬱

謂腐臭也　王氏昭禹曰𥉑色則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

豕盲眡而交睫腥眡時利反又音視睫音接

正義杜氏子春曰盲眡當為望視賈疏盲内則為望故子春從之

孔氏穎達曰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交毛

鄭氏康成曰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

案望者視遠而目揚也豕視下而近望視則反其常

馬黑脊而般臂螻般音班螻音樓干依禮記音漏

正義鄭氏康成曰般臂謂臂毛有文　鄭氏衆曰螻螻蛄臭也賈疏内則螻為漏於義無取當從此　賈氏公彦曰馬脊黑前脛般般然郝氏敬曰般班同　其肉必螻

存疑方氏愨曰般猶疾之有瘢在前脛故曰瘢臂

總論賈氏公彦曰此皆不利人故禁之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

正義賈氏公彦曰言宗廟之祭祀則内饔不掌外神

也言凡則四時及祫禘等皆在其中上王后言煎和

此止言割亨者煎和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

凡燕飲食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謂王及后世子自燕飲食皆須割

亨故云亦如之

案燕食即膳夫職之王燕食也燕飲即膳夫職之王

燕飲酒也后世子之燕食與王同此用朝膳所存之

牢肉故亦有割亨后世子無與賓燕之禮則后世子

自飲酒或王與后世子飲酒皆得為燕也若王與客

燕則有特牲賓射之燕則以牛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上共依注作具膴火烏反徐亾武反胖普半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掌共之共當為具賈疏下云以待共膳故上共字當為具

羞庶羞也脩鍛脯也刑鉶羹也賈疏特牲兩膴鉶設於豆南

膴肉大臠所以祭者賈疏膴魚肉皆有之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有司徹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據魚而言也

胖如脯而腥者賈疏乾則為脯不乾

而腥為胖骨牲體也　王氏昭禹曰膴肉臠之大而無骨者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好賜王所善而賜也

案指言饔人明事不繫於外饔也內饔共內外饔共外好賜膳肉脩王之膳脩之餘也故內饔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正義賈氏公彦曰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凡外神　王氏昭禹曰内饔不言魚腊以外饔見之也

案視内饔所共少牪骨鱐者於下牲體魚腊該之也内饔所掌宗廟之祭祀也禮宜備物外祭祀則兼次祀小祀且有魚腊則宗廟不待言矣或謂羣小祀不用牲或用魚腊不用牲成何祭典乎肆師職立小祀用牲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賈疏聘禮記聘日致饔鄭注急歸大禮若諸侯來朝亦朝日致之饔之中有飪有腥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薪米禾又多故云莫盛於饔）

王氏昭禹曰饗以飲為主故行人職曰饗禮九獻食以食為主故曰食禮九舉

案飧饔致於館饗食在廟故外饔主之若燕在寢則內饔掌之內饔職凡燕飲食中具矣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制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賈疏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者　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　賈氏公彦曰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　程子曰言饗不言食饗未嘗無食也耆老者其以六十為率與王制六十養于國

通論陳氏祥道曰老之與於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在中春月令養

衰老授几杖在中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據周官大胥以大合樂為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兼中春中秋也月令謂季春之末大合樂或非周制若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

饗士庶子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之饗衛士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謂酌其長帥賈疏獻謂獻酒非獻肉故云酌其長帥　王氏應電曰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脯肉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小喪紀謂夫人以下之喪　鄭氏康成曰鼎俎謂喪事之奠祭賈疏殷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

案大喪紀實鼎俎者無文何也凡大祭祀小祭祀及饗食奉牲羞肆皆諸官之正貳帥其屬而共之而司

馬有喪祭奉詔馬牲之文則凡牲視此矣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而不及牲事以此小喪紀王宮之事而掌以外饔何也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故所兼惟宗廟吉祭膳夫職無喪紀亦此義耳　內饔本職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宗廟之祭特以時舉且所掌惟割亨故先膳羞而後及祭祀外饔所掌祭祀飧饔饗食獻賜皆以時舉則先其重者可矣喪紀尤非常故末列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亨普庚反鑊胡郭反齊才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脀於鼎齊多少之量賈疏案少牢爨在廟門外東南大夫五鼎羊豕魚腊各異鑊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脀於鼎其實水於鑊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 案少牢腸胃無異鑊之文豕不用腸胃羊腸胃即在羊鑊中疏薫腸胃不可通故削之 易氏祓曰水有多寡火有緩急齊其水火而使之無過不及也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爨七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主也爨今之竈賈疏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寧

媚於竈禮記七祀亦言竈故曰爨今之竈

案辨膳羞之物以為爨亨煮久暫緩急之齊也其物之美惡則饔者辨之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音泰

正義鄭氏衆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鄭氏康成曰大羹肉湆賈疏肉汁一名湆

賈氏公彥曰大羹盛於登鉶羹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鉶器謂之鉶羹盛於豆即為庶

羞賓客亦如之謂致饔餼及飧禮皆有陪鼎饔食亦應有大羹　鄭氏鍔曰祭祀薦大羹者記曰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敖氏繼公曰大羹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於他牲故曰大

案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公親設之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是賓客之大羹鉶羹也敖云上牲者謂大牢則牛少牢則羊特牲則豕也疏言膷臐膮據大牢之陪鼎也若少牢則羊鉶豕鉶而已少牢下篇

見之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甸弟硯反

耨乃豆反
齍音資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屬謂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賈疏並月令文庶人終于千畝賈疏周語文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王氏應電曰躬耕雖在君而實借力於民故曰藉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賈疏爾雅文

穀以稷為長賈疏案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知稷為五穀長又爾雅以稷為粢通言之六穀皆粢小宗伯職辨六粢之名物是也　賈氏公彦曰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天子三推示恭敬鬼神又為天下先也夏麥秋禾各以熟時入神倉在穀曰粢在器曰盛

王氏昭禹曰以耒耜地謂之耕以金芸草謂之耨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蓏力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詩取蕭祭脂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蕭

之謂也茅以共祭祀之苴賈疏蕭祭宗廟時有之茅外內之神俱用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于几東謂之苴司巫職祭祀共苴館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為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又鄉師職大祭祀共茅蒩據祭天時亦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為苴以共之亦以縮酒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賈疏司尊彝職文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賈疏案食貨志臣瓚以為在樹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以為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注從張晏杜氏子春曰蕭香蒿也陳氏汲曰古者無廢地方禾黍未登場則以樹果蓏之屬雖帝藉亦無曠土也

案場人凡祭祀共果蓏此則專薦宗廟與

喪事代王受眚烖（眚生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齍盛者祭祀之主也國遭大喪若云此粢盛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賈疏逞快也）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賈疏大祝職授甸人禱辭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受眚烖弭後殃　賈氏公彥曰眚過也

案喪凶事也有喪事則眚烖已見矣唯恐尚有餘烖甸師以齍盛不潔引為已罪而代受之如云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云爾故注云弭後殃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正義鄭氏衆曰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賈疏彼注縣縊殺之曰磬易氏祓曰文王世子又云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賈氏公彥曰絶服之外與王同姓者死及肉刑皆在甸師氏案掌囚職凡有爵者亦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不云者文略　王氏昭禹曰同

姓有罪不免於死義也刑而不暴於外仁也非義無以公天下之法非仁無以顯同姓之恩

案賈疏同姓絶服之外者絶服尚然則有服者可知魏氏了翁謂五服之内則在議親之辟夫曰議葢從末減耳若大罪能無刑乎書周公致辟管叔于商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為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

賈氏公彦曰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畆其事至閑故

兼為外内饔所役使共其薪蒸

案王藉千畒以一夫百畒為率徒十人足矣敬其事而勤易焉倍之可矣多至三百人以其共外内饔所用之薪蒸也所共者葢亦於祭事用之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罟罔也以罔摶取所當田之獸

賈氏公彦曰夏官四時之田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各以一為主無妨四時兼有罔

案先王既有四時之田以習武守又設獸人專除田中之獸故辨其名物無害於稼者則不畧不足以共祭祀喪紀賓客膳羞者則不獻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　王氏安石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是也故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畧而獻

之雍氏春令為阱擭之利於民者則春獻獸物亦以除害

辨正楊氏恪曰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則知麋陰物其性自涼疏以山獸澤獸為義似未安案冥氏穴氏專攻猛摯之獸慮其害人獸人則兼取其可備膳羞者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必藝反 徐蒲計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時田謂四時田獵注猶聚也　鄭

氏康成曰守罟備獸觸攫賈疏防備獸時觸網而攫者則取之弊仆也仆而田止　鄭氏衆曰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賈疏大司馬職文　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賈疏山虞職文　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珥焉者取左耳以效功

案掌罟田獸獸人自罟之也故以時獻其所獲時田則守罟從王田而守罟以備禽之逸也故令注于虞

中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正義鄭氏康成曰共其完者賈疏其不完者入於腊人　賈氏公彦曰共於庖人

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於腊人當乾之也入於玉府給作器物也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以獸人知田獵之法　王氏應電曰畋狩有時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取獸有法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成禽不獻是也及夫辨其死生鱻薨之物當公當私之宜皆所謂政令

案凡田獸謂百姓之獵者王制四時之田天子諸侯大夫既殺縱民使獵民居山澤間者亦不禁其取獸

角人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是也葢天子諸侯蒐狩之政令掌於司馬而獸人所掌則百姓田獵之政令亦存焉凡漁者掌其政令義同

𢿱人掌以時𢿱為梁𢿱漁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取魚歲凡五月令孟春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薦鮪于寢廟二也鼈人職秋獻鼈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十月取魚四也潛詩序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

也唯夏不取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　鄭氏衆曰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敝笱在梁賈疏梁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為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詩齊詩

春獻王鮪鮪雲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鮪鮪之大者王氏安石曰物之大者多謂之王

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

餘論鄭氏鍔曰王鮪非常時所有唯春乃獻昔人謂

鮪魚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故周人取之以獻

辨魚物為鱻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薨本又作槁苦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鱻生也薨乾也　賈氏公彦曰共於膳夫以共王也祭祀賓客喪紀則共於内外饔以膳夫不掌祭祀之事

案王之膳羞列於祭祀賓客喪紀之上者其用為多

也　膳夫庖人内饔三職后世子之膳羞皆與王連

舉故他職但舉王以該后世子獸人鼈人亦共王特

於𠪚人見之耳

凡𠪚者掌其政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以𠪚人知取之時節及處所　鄭

氏鍔曰漁者取魚受政令於𠪚人則無竭澤之害

凡𠪚征入於王府

正義鄭氏衆曰漁征漁者之租税𠪚人主收之　賈

氏公彦曰十月獺祭魚川澤之民於是時亦得取魚水族之類鬚骨堪飾器物者竝漁人主徵之入於玉府以當邦賦案㪤征該下鼈人在内如鼊之皮鼅之甲皆是　王氏昭禹曰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而周公之法則漁人有征葢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弛以與民救時之善政也至成王之世道洽政行苟無征則民之棄本者衆矣故征之所以抑末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簎戚尺角反蜃市軫反貍

莫皆反

音埋

正義鄭氏衆曰互物謂有甲之物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自貍藏伏於泥中者　鄭氏康成曰蜃大蛤賈疏月令雉入大水化為蜃對雀入大水為蛤為小蛤　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屬賈疏爾雅刀魚鱴刀也蜂含漿　易氏祓曰魚亦言簎亦謂其貍藏於泥中者　陸氏德明曰簎同擉莊子冬則擉鼈于江　王氏應電曰互殼相交互也互物恒貍

王氏昭禹曰互言其體貍言所藏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　王氏安石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字乳之時也龜主以卜全而用之故取其堅成之時魚美於秋冬而冬為尤美不以冬獻者以簎得之先為梁之時而獻也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蠯蒲皆反音脾又蒲幸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蠯蜯也蚳蛾子也國語蟲舍蚳蝝

賈疏里革諫宣公之言蝝謂蝗也與蚳别連引之 鄭氏衆曰蠯蛤也賈疏蛤蜯一物兩名 鄭氏康成曰蠃螔蝓 賈氏公彦曰蚳蟻子取白者以為醢醢人有蠯醢蠃醢蚳醢故以此三者授之 鄭氏鍔曰三者物之微而祭祀亦用焉何也記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是也

𥨊蠯蠃蚳獨舉祭祀者鱻互之物以共膳羞者為多豆實則主於祭祀而後及其餘也授醢人百日前授之

掌凡邦之簎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凡有取於水中若金珠玉石或異物及有所遺失以鼈人善於簎事故兼掌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腊小物全乾

賈疏特牲禮士用兎宗人舉獸尾告備是小物全乾少牢禮用麋不云舉獸尾則未全天子諸侯所用無文其獸必大亦不必全　趙商

問腊人掌乾肉而無膴胖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

案鼎實所以用腊者備不時得也故雖有時乾鮮並用而尤貴其乾者魚腊皆然　士腊用兎鄭注云然非經文也大夫用麋亦當用全者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豆依注作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賈疏

案籩人有栗脯則脯乃籩實非豆實也籩人職共其籩薦羞之實注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　史氏浩曰此所共膴胖皆腊物也膴胖以形取鮮與薨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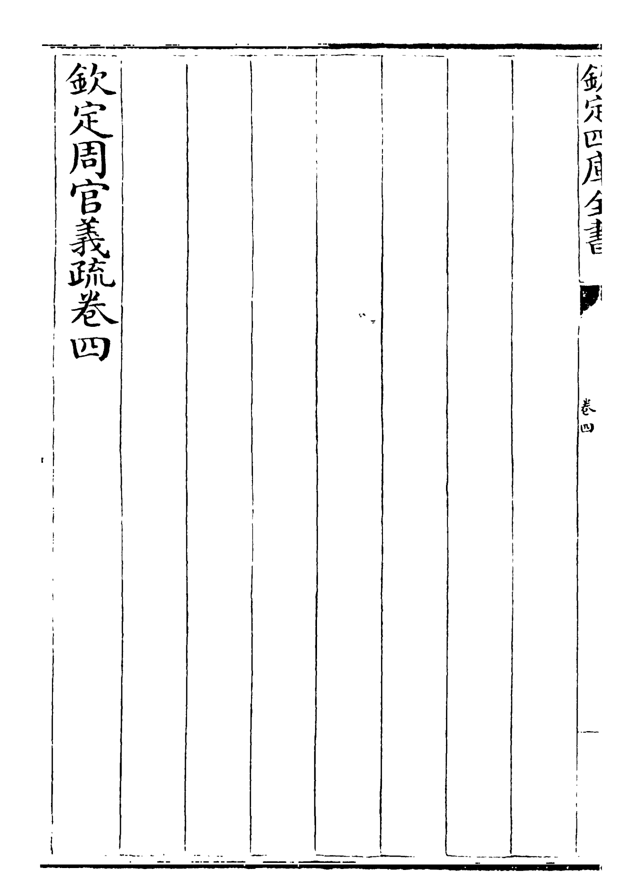
存疑劉氏曰田獵一為乾豆故祭祀有豆脯

案籩亦可稱豆故云然然已包於薦脯中矣無別出

豆脯之理巧說無取

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正義賈氏公彥曰所共者外饔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